野談 二

青邱野談卷之二

楊承宣北關逢奇耦

楊承旨某有遊覽之癖一馬一僮遠遊北關登白頭山回路歷安邊向午將欲秣馬於店舍、盡鎖門扇彷徨回顧路邊數十步許溪岩窮處中有一小庄鷄犬相聞遂至庄前有一小娘年可十五六應門而問客從何來答曰遠行之人見店門盡鎖故將欲喂馬而去汝家主人何處去乎娘曰與店人盡往後洞稧會矣仍入廚下出馬粥一筒飼之楊公曰天氣向熱、解衣樹下娘鋪簟席於樹下還入廚下俄而備飯

而來山菜野蔬極其精楚楊公見其應對詳敏舉止
溫淑心甚異之且猝辦接客皆有條理問娘曰吾但
請喂馬而並與人饋之何也娘曰馬既飽矣人何不
飢豈可賤人而貴畜乎仍問其年則十六問其父母
則村人也臨發計給烟價則固辭不受曰接賓客人
家應行之事若受價則非但風俗不美將未免父母
之嚴責矣不敢受也楊公末乃給扇頭香一枚娘跪
而受之曰此則長者所賜豈敢辭也楊公尤為嗟歎
曰遐土村家何物老媼生此寧馨兒乎仍還家數年
後有人來拜於階下曰小人安邊某村人也某年某

時令監偶過洒室有贈香於小媳之事于楊公沉思良久曰果有是事其人曰小媳一自其後不欲適他願訪令監宅終老於箕箒之役自言女子之行受人贈物何可他適云故不遠千里而來耳楊公笑曰吾白頭矣豈有意於小娘而然特愛其妍秀敏給且不受烟價故無物可贈解香而贈之假使歸吾家吾若朝暮逝則小娘之芳年豈不可惜乎汝歸喻吾意擇婿而嫁之更勿起妄念其人辭歸又復來現曰百般解諭而以死自誓故不得不率來惟令監諒處之楊公固辭之不得笑而受之楊公君子人也鰥居數十

年不近女色琹書自娛遨遊山水小室入來後一次慰勞其遠來之意而已少無繾綣之色一日晨謁家廟入內室見戶庭房闥灑掃精潔飲食器皿井井有條理問其子婦曰前日吾家朝夕屢空凡百皆蕪穢不治近日則凡百頓改前觀且吾甘旨之供頗不乏焉何以致此子婦答曰安邊小室入來後針線紡績猶是餘事治家幹辦決非凡人鷄鳴而起終日孜孜近日家樣之稍饒良以此也且其性行淳謹有女士之風讚不容口楊公感其言當夕招小室酬酌則非但幽閒貞靜之態迥出常品賢淑明敏之識無愧古

人自此甚愛重之連生二子形貌端正穎悟夙成二
子年至八九歲時小室忽請築室各居且願洎弟于
紫霞洞路傍离大門一日 成廟幸紫霞洞賞花
歸路過暴雨、脚如麻避入一家庭宇蕭洒花卉馨
香 上問誰家從官以實對俄而有兩小兒衣帽鮮
明容貌姸秀進拜於前自 上問之則楊某小室子
也 上一見稱仚風道骨叩其學業則無愧於古之
神童筆翰如流皆有標格呼韻賦詩應口輒對 上
大喜之已而從官皆避雨簷廡下相顧躡嚅 上問
何為而然也對曰主家欲進饌而不敢云耳 上遂

命進之除羞妙饌極其精備而並與從官而接待之
上甚訝其特辦賞賜頗優仍率而兒還宮喜謂東
宮曰吾今行得之神童爲汝輔弼之臣也因除春坊
假卿使之長在闕中盖與東宮年相若也寵過無比
其後小室撤家還入大家以終老焉其長兒楊士彦
號東萊官至安邊府使其次兒楊士俊也

李尚書元甫結芳緣

東岳李公安訥新娶後上元夜聽鍾於雲從街醉過
筆洞前路卧睡路傍俄而婢僕輩來譁曰新郎醉倒
於此仍扶入其家新房而公渾不省矣洞房花燭與

新婦同寢翌曉睡覺則別人之室也非聘家也公問新婦此是誰家吾何以到此新婦疑之反詰之相與錯愕蓋其家新行婚禮之三日也其新郎亦聽鍾夜遊仍為不來東岳誤入此家而婢輩亦誤認其家新郎而扶入者也公問新婦曰何以處事則好也新婦曰吾亦有夢兆之符合此亦緣分也以媍女之道言之吾辦一死可矣然吾以屢世譯官家無男獨女也吾死父母老無依托之所不忍於此不獲已從權事君願為小室且奉養老親以終天年何如公曰吾非故犯也君非亂奔也從權無妨而但家有老親庭訓

甚嚴吾年未弱冠且未登第以草笠書生高小室豈
不難哉新婦曰無難也君之姨姑之家或有置我之
所乎曰有之曰然則今急起與我偕行置我於其家
使兩家莫知之君不久必登第未第前誓不相面登
第後膺告于兩家老親以爲團聚之地如何公如其
言匿處於其寡居姨母家助其針線相依如母女焉
新婦家朝起視之新郎新媳不知去處大驚恠往探
新郎家始知與假郎偕適遂秘其事假稱以新婦暴
疾不起假歛虛葬矣東岳一自匿處之後更不接面
晝夜勤工文章大進不幾年登高科始告老親率來

小室又欲通小室家則小室曰女不信也出給新婚
時紅緞衾領曰以此為信此錦在昔遠祖入燕時皇
帝所賜也天下所無之異錦吾家有之以為新婚時
衾領見此則女信遂依其言老父母來見女悲喜交
至且見李公皐相器也詳問其始終歎曰天也吾老
夫妻後事有托矣無他子女以其家貲奴婢田宅悉
付之長安甲富也其小室賢而有智治産業奉巾櫛
皆有閨範李公家至今以富稱其竺洞茅屋乃辭入
之室也小室子孫亦繁衍云

伽倻山孤雲聘孫婿

高靈有金生者平生不治家人產業居鄉未嘗與人交遊好出入浮遊四方無處不到歸家後輒與家人子弟語昨日與南趎老人相會於智異山今日與狐雲先生穩叙于伽倻山云雖子弟輩皆以為虛謊不信之矣一日忽曰再明日別狐雲娶孫婦速余頒宴不可不往會矣其子曰狐雲之尚今在世固未可知第未知有何孫娶婦於誰家耶父曰其新婦家即星州李進士某孫女年今十六歲兒也其子心中尤以為疑所謂李進士以知識學行有名於道內之人渠亦親熟聞也不勝惝慌欲驗其真否其翌稱有所幹

往訪李進士家留宿觀其醮禮與否當其日李進士家寂無動靜食前主客坐產酬酌忽有女婢急出通于李進士之子曰書房主急入來李進士曰緣何故也婢曰小河只氏俄坐紡績忽地昏倒不省矣李進士父子大驚急起身入內金生自外探之則其內間動靜極為遑遑必須李進士出來曰金碩士或知氣塞之症乎金曰年少未經歷不敢知之而急用清心元則似好矣李進士乍入旋出曰君或入見氣塞則有可回甦之方否今當死境男女之別何足言乎金生所為入見病則已無及矣詳見容貌之如何仍即

出來而主家悲遑不可暫留即為回來其暮厥父果入來其子拜問曰今日狐雲先生宴會平安行次于曰果參宴能食而歸矣其子曰其新婦如何云耶曰狐雲滿面喜色對客誇張曰吾之孫婦善着棋吾可以消遣云〻其子曰試見其新婦之面目乎曰轎簾半捲入門之時暫見則面有瘢痕眉間有黑痣矣其子聞之果與李女恰〻符合矣其子益疑異之其外全生頗多虛浪之事鄉中每以狂客待之及其病死依例入棺襲禮時遷棺則輕〻如小兒棺家人甚疑處啓棺視之則只斂衣衾而已身體不知去處遂以

常時褻衣食改歟虛矣云

大人島商客逃殘命

清州商人以貿藿事入於濟州有一人着地盤旋而來當船則以手躍把船闌而跳入白髮韶顏無脚男子也商人問曰翁胡然而無兩股乎曰吾少日飄風時兩脚爲魚所食故也曰請問其詳曰漂泊於一島則岸上有高門大屋故船中二十餘人屢日漂流之餘腹空候渴一齊下船入去厥家則家中有一人長過數十丈腰大十餘圍黧黑其面深環其目其言語似驢子聲不可解曉吾等指口而請飮厥者無一言

而直向大門牢閉之入後庭持柴木一負堆積場中爇火〻勢方熾忽突入吾輩義中捉其最長一箇總角直投火中炙喫之吾等見之不勝驚心魂飛魄散毛髮亶悚只得面〻相顧而待死厥者盡喫後又上軒間甕痛飲必是酒也飲後為胡亂之敲少頃黑面盡赤仍醉卧軒上鼻息如雷吾等為逃出計欲開大門則一隻之大幾為三間而高且重厚盡力開之不可動搖墻垣高可三十丈亦。超越伊時身世難如釜中魚俎上肉相與痛哭忽一人出計曰吾中行有刀子乘其爛醉刺其兩目從後刺喉如何吾等曰然矣死

則一也敗亦何妨一齊上軒先刺其西目厥者大敵
而起揮手欲捉而渠既失明東走西避無以捉得吾
等盡散入後庭則一柵有羊豚五六十頭矣吾等尽
逐羊豚適散一家厥者下庭揮手四面追尋吾等終
不得捉一爲蓋其時羊豚與吾等渾於一塲厥者所
捉非羊則豚也於是厥者向大門開之出送羊豚吾
輩背負一箇羊豚而出則厥者以手摩之認以羊豚
必出送。故盡得出來急急上舩步頃厥者之立于岸
上忽作大叫俄而三箇大漢自一隅來一舉足幾五
六間蹔時來立舩頭手着舩閾吾等以斧盡力斫其

指急ゝ搖櫓而来中流畢竟又遇悪風艇觸一岩盡爲破碎舟中之人皆淪死唯吾一人幸得艇危而来游泳時又爲悪。所噬竟失両脚幸至魚本家伊時光景至今思之餘悸尚存齒冷而骨顫都是八字之凶悪仍長吁發嘆云

鄭兆憲望氣消灾厄

鄭兆憲曠與其弟古玉磪過一處至一家望氣曰惜哉彼家也古玉曰兄主何其卒爾也嘿而經過可也而今既發言則豈忍虛過哉兆憲曰君言是矣遂與其弟入其家經宿。兆憲語其主人曰後吾輩之入来

者有所除厄於主人主人能從吾言否主人曰唯令
是從北窓曰白炭五十石今日内收来也主人依教
北窓使之積于庭燃火其中置一大木横其時渾家
與洞人咸聚而主人之子年方十餘歳亦在衆中觀
光爲北窓即捉其兒投擲木横中蓋之伊時主人擧
家皆驚惶號慟光景慘絶北窓少不動色大叱奴子
急急燒燼主人罔知所措已無及矣慘惜而已盡燒
後北窓使開横視之乃一大蟒燒存性也北窓覩毁
燒蟒得一鐮数寸鉄示主人曰能知此物乎主人曰
知之吾十年前鑿池養魚魚畜漸清故恠而視之則

有一大蟒吞噬吾為之憤鑄大鑣捍之欲除厥蛇矣忽觸蛇折其端而蛇亦斃矣此鉄得非其鉄乎仍呼奴子自庫中持鑣而來合之則無差焉此客曰主人之子乃厥蛇之種毒欲為報讎若過數月則主人之家遭罔測之變而其悪氣先現故吾輩不忍虛過有此舉措此後更無慮矣仍為作別而去云

金貢生聚子授工業

臨陂金某即本邑貢生也早退吏役以行貨之商周遊近邑場市年頗妙少又多風流到處犯色犯則必娠生則必男以是之故雖一時所犯之女必呈官立

旨而行計其前後所生之子合為八十三人至二十
餘年後或有成者而其成長者亦未嘗
有賴於厥父太半自其母所成就或渠自準備而
娶婦及當甲乙之歛金也依旧破落年且衰暮一日
盡招集其所生子則或来或不来所會者為七十餘
人矣盡数會合後卒徃于金提萬頃二邑之間大坪
作舍為長行廊様百餘間而每間隔間盡區處七十
餘子各以長技[illegible]且為業有織席者有捆屨者以至
陶冶工匠無不必具厥父夫妻安坐而食其坪乃御
營廳屯田年久陳廢者也及其開春也金卒其衆子
十

勤力開墾先種蕎麥當夏收六七百石翌年或麥或豆太秋穫近千石又其翌年乃作畓種稻當秋所收尤倍於前如是三年家産漸饒金也乃親詣御營廳以陳田開墾事告于大將以歇數作賭永爲舍音立旨成出至今耕食後十有餘年生子生孫人口漸盛其全村爲數百戸大村來頭之繁又不知其幾許云

過東郊白衲認父

洛下有一書生推命于術家至於子宮題之曰日暮東門山僧隨後云云生詳問其解術者曰於訣若此吾亦不解其意也生有事於東郊歸路未至興仁門

大雨暴注仍避入路傍閭舍獨立門側雨下不止日
又暮彷徨罔措忽自內有言曰何許行次久留門外
雨勢若此雖是無男丁之家一夜暫宿亦自不妨勿
以爲嫌入來云云生勢旣困迫遂入其內只有一年
少女人仍與之同宿問之則乃都監砲手之婦而其
夫入直未歸云朝起剪爪爲刀所割求其洗血之資
厥女以一弊襪子給之生拭血後揷其襪于簷間而
歸矣伊後十五六年與友數三人做花柳之行于東
郊歸路過年前所宿之家生指其家語其年前邂逅
探花之事相與喧笑而來背後有一沙彌隨來聞之

即来急拜曰行次顧暫止留遂執裾引入同行諸客莫知其由遂皆先歸生為厥僧所挽同入其家則下堂迎之女乃昔日所眄者也久阻之餘雖是依俙相逢不覺欣倒厥女迎生上堂謂僧曰遇此両班豈非天哉誠意所感竟得天倫也生怪之問曰主人之言是何說乎女曰書房主向来一宿後因有娠生男吾則心知為書房主之子而渠則認以砲手之子矣至十歳時吾為渠梳頭時偶然撫頂曰両班之水與他自別云則其児回頭問之曰吾非吾父之子而為両班之子乎願指所生之父焉吾漫應說之則彼涕

泣不食每究其言根吾迫不得已詳說昔年之事矣渠自聞其語落髮為僧出訪所生父云今為得遇豈非天倫之莫逃而誠意之所感哉又曰書房主向来剪爪時事能記之否生曰知之矣吾於伊時拭血于樊襪插于檐間矣尚今在乎仍起巡簷際之尤無疑為遂偕歸養髮成俗以至成就由是觀之術家之說亦不可不信生之無子而有子僧之無父而得父已有天定於其間矣

聽驟雨藥商得子

壯洞藥儈老而鰥居無子無家輪迴藥肆而宿食時

英廟方幸毓祥宮時當四月驟雨注下淸渠漲流觀光諸人避雨於藥肆房室簷廡蒲蒿簇立藥僧時在房中忽言曰今日之雨若吾少時踰鳥嶺時雨也傍人曰雨豈有古今哉曰其時有可笑事故尙今不忘傍人曰可得聞乎曰某年夏倭黃連之絕吾以急步將貿於萊府日午越鳥嶺纔過鎭店無人之境驟雨急注咫尺難分彷徨當避之際山崖有一草幕直向入去有老處女在焉爲先脫衣擰之而處女在傍不避忽焉心動仍與狎焉處女亦無難意少焉雨止故不問其女之居住而即來矣今日之雨政如其時之

雨故偶爾思之矣俄而自檐外有一平頭兒直上軒
問俄者言烏巖雨者是誰座也傍人指之厥童即拜
曰今始得父天幸也許多傍觀無不疑怪藥僧亦異
之曰是何說也厥童曰即聞父親身上有標暫請脫
衣也乃脫衣見腰下後厥童尤以爲無疑曰真是吾父
也座中曰顧聞其由兒曰吾之母親兒時守幕一經
雨中行人後因有胎以生吾吾漸長至學語隣兒則
有父呼之吾則無父可呼故詳問于吾母親吾母親
所言一如俄者父親之言且聞其時暫見左臂有一黑
痣云矣吾一聞其言自十二歲離家尋父周迴八路

三入京城今為六年而幸而得父天之所使豈非萬
幸仍謂其父曰父主不必久在於京願與偕往吾當
力精奉養且母親方在守鄙而以其親家之不負似
無朝夕之憂矣一時觀者無不嘖〻稱奇藥肆主人
方在内聞而出来曰某也得子云世間豈有如此稀
貴慶之事乎其在親知之心猶尚聳喜况當者之心
尤如何哉亦勸與子同去藥債喜則喜矣久留京中
捽地難去不無怊悵之意又以盤纏為憂其児曰勿慮
自有行中如干錢矣衆人皆力勸隨去皆收囊中所
有助給之為五六兩主人亦給十餘兩雨晴後仍别

諸人而與其子同行有家有妻有子有食優遊以終身云

聽街語椰醫得名

椰知事瑞少時以醫術名於世頗有才而未得其沙境適隨嶺南伯以冊室下去屢翔留連無所事為甚無聊請於巡相而告歸嶺伯許之即以所騎騾子并牽給之椰渡琴湖江未及牛岩倉牽奴以放尿為言授轡於柳曰此騾甚驚突必操心堅坐也柳偶然舉鞭一打厥騾果大驚奔馳騰山超溪勢不可遏椰則牢着精神堅執鞍子幸不墜地厥騾少不停足終日馳

突所向盡是山溪崎嶇之路日將暮忽踰一嶺立於一家堂前堂中老人呼其子曰有客騎騾來矣牽入善喂且備客子夕飯鄉終日昏瞀之餘幸此騾子之駐足収拾精神下騾升堂與主人叙寒暄仍言騾子奔馳之狀少頃飯出療飢後仍困憊卧眠主人坐於閾內俯則坐於閾〻一灯烱〻主客相對外嘿然俄有足音於外主人拓窓曰来乎曰来矣主人携長釼而出曰無以主人之無也長者書冊勿爲看之倏爾而去鄉心甚疑怯鄉更看下房近壁垂帳迎風自開隱〻若有所可觀主人之言雖甚謹嚴可不一次涉攬

哉遂起立披帳則盈箱滿架盡是醫書梆亂抽之繙
閱之際自外有人跡散即還押卷而退坐少頃主人
入門回顧梆曰少年太無禮長者書籍唯意取見乎
梆曰知罪々々仍問其持錫出入之事主人曰適有
友於江陵要我酬怨故俄者暫而來也出仍與梆就
寢鷄初鳴主人呼其子曰驟子喂之乎梆亦起坐須
史飯至喫了主人曰須速發勿為逼遛也梆起身騎
驟則主人之子亦一鞭打了如脈超送馳突當午至
廣州板橋換隸十餘連絡路次呼解曰梆書房來乎
梆是時連日馬上横馳且去夜不得接目精神皆迷

如醉如呆騾子背上一箇泥塑人也一紅衣當驛前
問曰行次非柳璿柳書房主守柳曰緣何問也答曰
上候極重方招柳書房主入診即令小人等渡江而
俟之矣盖　聖候中有一神人現夢曰柳醫名柳者
方自嶺南騎驛上来須急送人于江邊而招来則
聖候萬無一慮故云〻也柳曰吾是柳璿也紅衣輩大
喜相牵扶護柳於馬上細問曰　大殿以痘患方在黒
陥云〻柳還家服公服入闕之路過銅峴有一嫗背
負新經痘兒而立於街上在傍一人見而問曰此兒
之痘所聞極重云何以無頃出塲嫗曰此兒以黒陥

七竅盡爲一竅呼吸不通束手而待盡幸逢過去僧
用柿蔕湯後七竅盡通今至夫蘊昨日送神矣郴駐
馬聽之柿蔕湯云〻昨夜山中所見書亦有之於是
入侍診候則與俄者嫗所負兒症同證也遂出柿蔕
湯時當四月柿蔕雖內局難得是時南村有一措大
作一間房揭号以無棄堂天下無用之物雖弊箒破
瓢俱收弃畜柿蔕一斗亦得來於無棄堂中進一貼
奏效　聖候平復郴瑞遂以名醫擅名由是觀之一
翁一嫗皆是異人之類而騾子之超逸神人之感夢
莫非天使之然也異乎〻〻

勸痘神李生種德

瑞山銅岩李氏武弁大家其幾代祖有厚德君子一人秋日坐廳上看檢打稻有一張蓋好官負笠門而來見之則乃是平日友人作故者也入座敘寒暄李問曰兄某年已作泉下人今日大張威儀而來然則兄尚在於人間乎彼官曰吾已謝人間久矣死後入仕於冥府今以西神差使將向湖南路適出於內浦憂過兄第念平日情誼不可虛度故暫歷入矣李曰君既爲痘疫之官以君平時寬厚之性似不爲崖嵉之事而凡於人家貴重子孫寡子穎悟子有長遠之

兒雖有難救之端由恕當生以為種德之地至可〻〻
数語畢倏爾而去語李曰回路又當歷入矣滿場打
稲之人俱不得見而唯李孫見而相語矣及當仲冬
痘神果為入来其卜馱粘重頗多李與語娓〻見有
随從人年可十二三歳男子骨格容皃頗有貴家兒
様子亦有長遠之相而背負重卜顕有苦楚之色李
問曰彼兒誰家子而如彼辛苦乎痘神曰彼兒即湖
南碁邑金姓家兒情境雖甚矜憐事勢實涉無奈不
得已捉去矣李曰願聞其由痘神曰彼兒無他兄弟
只一箇身又是三世寡婦之子其家不貧吾亦矜之

施以順類自始痛至落痂別無雜頃而善得出場矣及其送神賂物豈多地府之例不可不盡數輸去而行中無他空鬣又無可負者故不得已彼兒以負卜軍提去矣李曰惜哉兄何為如是不忍乎彼既感神之無事出場欲報之心豈其賂遺既受其賂而又提此兒何其不仁之甚耶吾家有馬一匹今將奉給可以替兒之員而還送于本家乎神曰諾何難之有李公於是牽一廐馬來少頃馬死矣痘神將彼兒所負之物移駄于馬而還送其兒仍為辭去倏然不見過數朔後李生適閑坐忽一内行轎子入于其門李公

驚怪問之荅曰金羅道其邑金生家内行云叩其故
曰家兒以主人宅德澤幸得回甦願爲托身於宅以
爲同居故如是卒來云李生曰何以明知其如是乎
對曰其兒無事經瘧送神後忽然氣塞而死草殯矣
過数日後自草殯有氣如烟往而掘之則歛束盡解
兒忽起坐詳說瘧神歷入瑞山銅岩李生貟家酬酢之
事及以馬替兒之事歷〻言之其母與祖母深感李
公之德銘骨難忘卒其兒全家搬移以爲依託之所
云〻李生主管其家安接于隅川一家其兒仍以李
字爲姓其後裔繁盛今爲大族是以銅岩李氏有川

左川右二族云

捕獷賊具名唱權術

具南陽純少時號勇過人有胆略善唱歌好飲酒風神俊秀男子也登武科為尚衣主簿忤時宰落拓潦倒十餘年鬱鬱不得志 正廟朝襄陽獷賊李景来大有膂力亦有胆智嘯聚徒黨東西閃忽官軍不能捕有若海西林居正之変自 上聞具純之勇力即除宣傳官授密旨使之往捕臨行戒之曰以汝兼帶金吾郎暗行繡衣捕賊之際便宜從事治行盤纏密諭軍門不許多少助給之若失捕而来則當施軍

律統奉命而退家有八十老母情事茫然而已嘆曰
男兒生世豈能長事淪落哉今年得此賊取金印如
斗大遂往見捕校下時鎮與之同行下是善識捕者
也又得京中破落戶總角林完石此則日行三四百
里號稱神行太保者也暗暗治行皆是倡優服色華
麗之衣珍寶之物藏之槖中使完石負之步行至襄
陽境時統之叔父世績爲襄陽倅退後下來特旨也
統與其叔父客議藏蹤跡自稱冊客入處山亭日與
吏鄉輩射帿酒肉淋漓用錢如水盡得吏鄉官屬之
心察其動靜其中别監一人好風儀善談論頗有方

略權鄉也統締結此人作爲心腹之交一日相與飲酒夜深酒酣統忽左手把其袖右手拔劍欲揕其胸別監驚惶罔措面如土色曰是何事也是何事也統曰吾無他奉命蔵踪而來將譏捕景來賊矣始知汝是景來也汝勿多言受我劍別監曰小人果非景來真景來在於近處當措示矣顧活無辜之命統曰然則賊安在答曰日前來住境內聞新官家下來見幾而去隱身於金崗山中的知其去向矣曰何以的知汝非同謀者乎答曰同謀則誠至寃而但親熟故的知其踪跡矣統曰汝試聽之渠雖有勇力豈不見捕

乎汝若從賊闔門被誅曷若從我設捕爲大功勞之人乎曉諭順逆其人唯〻聽命又曰今放送汝〻若漏洩此機則當先捕汝又唯〻特放送之翌日與下校林童蔵跡入金剛山自稱以京中倡優具名唱使下時鎮撃鼓到處唱灵山調華其衣敬其珍宝之物施於各寺僧及遊山人由是名動山中聞其名唱〻調人皆雲集繞適察之終不見景來之面蓋因別覧詳探景來之容皃記故適踏内外山於衆中陰察之終不得爲登毗盧峰祝天仍痛哭而下宿長安寺夜深月色入窓耿〻不寐歩出神仙楼見山底草幕

燈火微明心忽動遂徃見之一僧獨坐見綂之入来急蔵一物於膝底綂入坐與僧酬酢僧曰何其名唱也綂欲觀其膝底物以手推僧曰僧何以知名唱乎僧翻卧時見一大草鞋半造者綂遂結縛其僧曰此是李景来之鞋也汝知景来所在處從實直告蓋因别監聞景来足大之説故也僧驚服之綂曰若與我捕景来則賞賜大矣諱之則為劒頭之䰟於斯兩者何擇焉僧曰唯令是從綂曰吾乃奉命而来何以則捕此賊也僧曰今夜逢小僧乃天也當告以捕賊之術景来嘗欲聽名唱之聲約以再明日来此草幕矣

請造草鞋故小僧造此鞋未及成矣景来若来則小
僧請来唱調矣且景来是平生嗜酒者也連勸酒待
其沉醉後捕之無不濟矣遂解其結縛爲心腹即夜
送林童於襄陽使之同夜撥送猛悍之校卒四五十
人再明日各自變服把守長安寺各處要害之地又
持来峻味燒酒而瓶使林童賣酒於草幙再明日景
来果来草幙僧招統唱調統初發辭即唱勸酒歌將
進酒景来嘖嘖稱善統買林童之酒一邊唱一邊勸
景来喜其辭一盃一盃復一盃即醺然而醉眼已矇
矓連勸之不辭而飲俄而景来醉欲睡統袖藏鉄椎

奮撃之景来本是絶倫之勇也醉中跳出草幙外東
奔西走時各處把守呼髯相應景来精神恍惚莫適
所向統急変脈雜於觀光人中跟向景来奔走之處
以鉄椎滑身狙撃之折其脚景来被縛呼把守校卒
一齊来縛之際縛索屢絶又以鉄椎撃其兩臂然後始
就縛多發官軍檻車送至京城戮之賞其草幕僧及
別監復命之日即除堂上宣傳官善於傳命故長帶
承傳之任屢歷州郡　上將大用之庚申　正廟昇
遐統晝夜号慟哀毀成病而死
諷咨容具物音善諧

京中有吳姓人善古談名於世遍謁卿相家性嗜亦熟菜故人以吳物音呼之蓋物音者熟物之方言也吳者亦之俗名音相似也時有宗室半老而有四子積財致富而性吝秋毫不以與人亦不分貲於諸子親友勸之則荅曰吾且有商量遲延歲月忍不能與之一日招吳物音使之古談吳心生一計做出一古談〻曰長安甲富有李同知者壽富貴多男子人稱好八字但少也傷於貧治產為富家翁而吝癖根於心性雖子侄兄弟無一箇物賜與及其臨也死世間萬事都是悠〻只有一財字着戀不能捨去病中思

之無可奈何乃呼諸子遺言曰吾積苦聚財雖至甲富今將發黄泉之行而百計思之無一箇持去之道前日吝財之事悔之莫及丹旗一發輓歌凄涼空山落木夜雨荒阡雖欲用一葉錢得乎吾死後棺斂也不施握手於兩手棺之兩傍各穿一穴出其左右手以示路上人使知吾有財如山空手而歸乃奄然而逝死後諸子不敢違教如其戒小人俄遇其喪行於路上見其兩手之出棺外怪而問之乃李同知之遺言也儘乎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宗室老人聽其談隱然適於己而有嘲笑之意然其言則達理也即席頓

悟厚賞吳翌朝遂分財於諸子盡散其宝貨於宗族故曰入處山亭琴酒自娛終身不言財利蓋老人之一言頓悟也自不易而吳乃滑稽之類也使出於淳于髡優孟之世則何渠不若耶

憐樵童金生作月姥

安東權某以經學行誼登道薦筮仕　徽陵郎時年六十家富饒新喪配內無應門之童外無朞功之親時金相守杭爲本陵別檢適有陵役與之合直齋所一日陵軍提把樵人以納權公擾理責之將笞罰之樵人老總角也涕泣漣漣無辭可白權公察其氣色

決非常漢也問汝何許人也總角曰言之慙矣小生
髫纓後商早孤老母今年七十有一妹年至三十五
尚未嫁小生年三十未有室娚妹樵汲以奉養家近
火巢而今當極寒不能遠樵故有此犯樵知罪知罪
仍又涕泣權公見其涕泣忽生惻隱之心顧謂金公
曰可矜哉其情特赦之何如金公笑曰無妨權公曰
聞汝情理可矜故特放之更勿犯罪賜一斗米一隻
鷄曰以此歸養老親總角感謝而去數日後又見捉
於犯樵權公大責之總角大聲痛哭曰辜負盛德固知
兩罪俱犯而不忍老慈之呼寒積雪之中且無樵採之

路今則舉顏無地權公又生惻隱之心縮眉良久不
忍答治金公在傍微哂曰是鷄斗來不能感化第有
好樣道理果依我言否權公頷聞其說金公曰老人
喪配而無子總角之妹娶爲繼室何如權公捋其白
鬚曰吾雖老矣筋力尚可爲也金公揣其意遂招總
角近前曰彼權叅奉忠厚君子也家計饒足喪配而
無子汝之妹氏過年未嫁未知氏鄙之如何而與之
作配則汝家永有依托豈不好哉總角曰家有老母
不敢擅許當往試爲去而後返曰往告老母則老母
曰吾家世世閥閱今至衰替之極雖前世未行之事

不有愈於廢倫那法而許之金公喜之遂力勸之治
書雜需助力於両家急〻成禮果是名家後裔女中
賢媛也一日權公来見金公曰賴君之力勸得此良
配吾年已六十更何所求永歸故鄉故来別矣金問
夫人既卒歸則其家眷何以匹處乎荅曰并卒去矣
公曰大善哉仍酌酒相別後二十五年金公始得緋
玉出宰安東到官翌日有一民納刺請謁乃前参奉
權某也金公良久始記得　徽陵伴僚事而計其年
紀則八十五歲也急爲邀見童顏白髮不杖不扶亂
然入座望之若神仙中人握手叙阻懷設酒饌款待

飲咲如常權公曰民之得拜城主於今日天也民賴
城主勸婚晩得良耦連生二子至今偕老而二子稍
學詩文戰藝於南省聯擢司馬明日即到門日也城
主適莅此府豈可無下臨之擧耶民之急〻請謁者
良以此也金公驚賀不已快許之權公謝去明日金
公携妓樂備酒饌早往之見其居溪山秀麗花竹翳
如楼榭隱暎真山林好家居也主人下階迎之遠近
風動賓客雲集俄而両新恩来到幞頭鸎衫風彩動
人前後雙立白牌雙笛寥亮觀者如堵咸咨嗟權之
福力金公聯呼新来問其年則伯二十四歲季二十三

歲權公之續絃翌年又翌年連得雙玉也與之酬酢容
貞則鸞鵲也文章則琬琰也可謂難兄難弟金公歆
羨不已老主人之喜可掬座間權公指在邑傍一老
人曰城主知此人乎此是昔年 徽陵犯蹕人也計
其年則五十五也遂設樂以娛之主人仍請留宿曰
民之今日之慶皆城主之賜也城主之適臨蓬蓽天
與之非人力也遂止宿穩話翌朝權公進酒饌侍坐
口欲言而囁嚅不敢發端金公問曰有所欲言乎權
乃言曰老妻平日為城主有結草之願而幸臨陋地
一拜尊顏則至願遂矣女子之不思體面只有感恩

之心容或無怔願城主暫入内室受拜悲未知如何
且城主之於老妻德如天地恩猶父母何嫌之有金
公不得已入内軒上設席延坐老婦人出拜於前感
極而悲涕淚汍瀾又見兩少婦擬粧盛飾隨後而出
拜其子婦也三婦人皆默然侍坐其愛戴之意溢於
顏色遂進滿盘珍饌權公又請城主於夾房前見年
可六七歲稚兒髮漆黑鬖鬆手執窓閾而立方瞳瑩
然黶黶視人精神若存若無權公指之曰城主知此
人乎此是犯樵人之慈親也今年九十五歲而其口
中有餅城主試細聽之金聽之則非他餅也即金字

杭拜政丞金守杭拜政丞之語也二十五年祝願如一日尚今口不絕誦至誠安得不感天乎金公聽之犁然而笑遂辭諸人還衙其後金公拜相 肅廟朝以藥院都提擧承命往視 延礽君患候 延礽 英廟潛邸時封号也說其平生實蹟語及權叅奉事敘其顛末 英廟聞甚奇之及登極後式年唱榜日偶見榜目中安東進士權某乃是權公之孫也自 上特教曰故相臣金守杭語權某之事甚稀貴事也今其孫又擢司馬事不偶然特除齋郎使之繩武其祖嶺人榮之蓋權金深仁厚德有以致此也

識寶氣許生取銅爐

許生者方外人也家貧落魄好讀書不事家人産業床頭只有周易一部雖簞瓢屢空不以爲意其妻紡績織紝以奉之一日入内妻斷髮裹頭而坐以供朝夕之具許生喟然嘆曰吾十年讀易將以有爲也今忍見斷髮之妻乎遂約其妻曰吾出外一年而歸苟延縷命且長其髮彈冠而出往見松京甲富白姓者請貸千金白君一見知其爲非常人許之許生齎千金西遊箕城訪名妓楚雲家日辦酒肉與豪客少年專事遊蕩金盡復往見白生曰吾有大敗復貸三千

金于白君又許之又往雲娘家乃治茅綠窓朱楼珠
簾錦席日置酒笙歌自娛金盡又往見白君曰復貸
三千金于白君許之又往雲娘家盡買燕市名珠宝
佩奇錦異緞以媚雲娘金盡又往見白君曰今有三
千金可以成事而恐君不信也白君曰悪是何言也
雖更貸萬金吾不足惜也又許之又往雲娘家買一
名駒置之櫪上造纏帶掛之壁上遂大會諸妓跌宕
遊衍散金於纏頭之費以適雲娘之意金盡許生又
作寂寞淒涼之態以試娘〻水性也已生厭意曰與
少年謀所以去許生者許生猜得其意一日謂娘曰

吾所以来此者販商也今萬金已盡張空拳而已吾
将去矣能無眷戀于娘曰瓜熟蒂落花謝蝶稀何戀
之有許生曰吾之財盡入於鎖金巷矣今将永別汝
以何物贈行乎娘曰唯君所欲生指座上烏銅炉曰
此吾所欲也娘笑曰何惜之有生遂於席上尻〻碎
之納于纏帶騎名駒一日馳至松京見白君曰事成
矣出示纏帶中物白君領之許生携纏帶騎名駒馳
至會寧開市列肆而坐有賈胡一人閱銅碎嘖〻曰
是也〻〻請論価曰是無価宝也十萬金雖少願請
二八 交易許生睨視良久諾之遂交易而歸見白君以十

萬金還之白君大驚問其所然以許生曰向者碎銅非銅也乃烏金也昔秦始皇使徐市採藥東海上出內帑中金烏爐以贐之煎藥於此爐則百病奏效後徐市失於海中倭人得之以為國寶壬辰之亂倭酋平行長持來行中據平壤方其情遁也失之亂兵中此物遺在名妓楚雲家故吾望氣而尋之以萬金易之賈胡乃西域人也其無價之論乃確論也白君曰取一爐雖非萬金亦且容易何其勤勞乎三年許生曰此天下至寶也有神物助焉非重價則莫可取也白君曰君神人也盡以十萬金還付之許生大笑曰

何其小覷我乎吾室如懸罄讀書樂志今此之行特一小試耳遂謝去白君驚異之尾其跡其家乃紫閣峯下一草屋也屋中琅琅有讀書聲而已白君知其人每月初吉早晨以米包錢繙置之其門內僅繼一月之用許生笑而受之李相公浣為元戎受託寄之重圖伐燕之計訪人材聞許生之賢一夕微服往見之論天下事顧安承教許生曰固知公之來也公欲舉大事依我三策否李公曰敢問其說許生曰今朝廷黨人用事萬事掣肘公能歸奏九重破黨論用人材求李公曰不能又曰簽軍收布為一國生民之愁苦

公能行户布法雖卿相子弟不使謀避于李公曰此事亦難矣哉又曰我國東濱于海雖有魚塩之利蓄積不敷穀不支一年地不過三千里而拘於禮法專事外飾能使一國之人盡為胡服于李公曰亦難矣哉許生厲聲曰汝不知時宜妄張大詐何事可做斯速退去李公汗出沾背告以更來無聊而退翌朝視之蕭然一空宅而已

金衛將恤舊主盡誠

金衛將大甲礪山人也年十歲父母俱沒家有蠱變闔門淪沒大甲避禍走京城伶仃無依行乞於市心

語曰將入一大家得庇吾身往見閔相公百祥於安
國洞第自言身世之窮獨願依托焉閔公見其形貌
雖陋將言語頗詳愍憐而許之大甲不避廝役掃灑
唯謹時從閔公家子侄學書女潛聽之一覽輒記誦又
習翰墨模放妙法閔公奇其才使家客教誨之甫成
童頴悟夙成無適不宜後有一唐舉見之錯愕勸閔
公使之出送公曰何謂也其人曰其人已中蠱毒非
久將有不吉之兆害及主家閔公曰彼窮而依我安
忍逐之後其人更來力勸之公終不聽其人曰公之
厚德延以弭灾而活人幕試吾術備黃燭三十張白

紙十束香三十炷粮米十斗使彼兒往深山僻寺焚
香誦偈三十夜以禳之然後可以永無患矣公如其
許大甲往山中凡三十日靜坐不交睫禳畢還見公
公更邀相人以觀之其人曰無慮矣仍留公第同過
二十年閔公為箕伯以幕賓寧去臨歸時營廩所餘
為萬餘金稟其區處公曰吾歸橐如洗君之所知豈
以此物累之哉君自為之大甲固辭不得退而思之
曰吾頂踵毛髮皆公之賜也今又畀之以巨貨吾將
有辭臨發稱病告辭於江頭公顧之大甲乃買與市
之物貨滿載船中浮海而南盡賣於江景市得數三

爲金遂訪居泉故宅蓬蒿滿目拓而起舍種樹鑿池
賣良田數千頃於野前治陶朱猗頓之術謀至滿千
億而後止人以千居翁稱之乃喟然歎曰吾以孤危
之蹤得免禍網以至居家致千居是誰之賜手西入
長安閔公家已零替矣然之慟凡閔公家婚喪之需
還謫之費大小營辦無不繼給年至八十五而至死
不替蓋閔公之知鑑金老之幹才可謂有是公有是
客矣

朴同知爲統帥散財

三一 朴同知殷衍早孤無依托於銅峴藥局奔走供給時

年十五一日従簾間窺視則一少年騎驢而過朴君踵至其家乃李公章吾也願従之公一見許之不問其来歴每事委任焉又使之娶室於富家其妻乃富家鍾慶之女也家産粧奩太豊侈朴君倖富而不以為恭視之如草芥自娶室之後日遊讌賓之場結交豪傑之士周遊海嶽放蕩無節李公家人積謗朋興公不問之待之如初家人莫不怪之居無何李公別薦驟至禁軍別將時 英廟乙亥也統制使出於鞫招特於帳前除李公為統制使當日促送前帥拿来李公即出城報其家曰招朴毅行速装随我時李公實

客如雲皆咄々曰今公受命於危疑之際將赴於不
測之地而獨與破落戶一人偕去何其迂闊也李公
皆不聽竟為舉去赴統營械送舊使時營中洶々人
心自懼若不保朝夕而傳書屬委機務旁午朴君入
替密計出治庶事又勘舊使之簿櫛之得四五萬金
入告主將曰此物何以區處乎李公曰唯君使宜朴
君唯々而退即夜設大宴於洗兵館犒牛饗士盡散
其金且詢各廳各里宿逋舊瘼盡為厘革償之曰此
是使家指教也軍民齊悅歡聲如雷人心即日安帖
入告之李公頷之而已遂轉危為安威振三道滿瓜

而歸朴君以名暮聞於世盖李公之知鑑朴君之蘊抱可謂兩美匹合矣

李節婦從容取義

李節婦忠武公後裔也嫁為閔兵使孫婦纔過醮禮新郎還家不淑時節婦年纔勝笄依其祖母在溫陽而夫家在清州訃來哭之水漿不入口父母憐而慰之左右防守甚嚴節婦一日請曰吾為人婦而遭此崩城之痛生不如死以死自誓更思之媤家有祖父母舅姑無他奉養之人而余未新禮矣且家夫不幸早死而送終祭奠亦無人主管吾徒死則非為人婦

之道也吾将奔哭治喪後乞螟蛉於族人家使繼家無絶嗣之歎吾之責顧不在此乎願速治行父母聞其言年雖幼少辭正理順将從之猶慮其自往猶豫久之鄰婦曰無疑也吾已一定於心矣且泣且訴父母嘉其誠意遂治行往清州以年少藐然之婦女入其家事舅姑以孝奉祭奠以誠治産業御婢僕綽有条理隣里親戚咸稱賢婦而過三年而後乞嗣於族人家躬行席藁哀懇始得来置師傅勤教之娶婦入門其後十餘年其祖父母舅姑皆以天年終以禮葬之哀毁踰制治三代墳山於家後園備置石物一日

製新衣服之與其子及婦同上墳山省掃回至家中
謂家庙洒掃室宇回坐房中招其子内外遍處家内
事傳之曰汝内外年既長成足以奉祭祀接賓客吾
且衰矣汝其無辞鄙浮費尚儉素勉之々々夜深子
及婦各退去婦人乃出奔哭時持来一小瓶毒薬飲
数器須臾氣絶息報于子及婦蒼黄入見則傍有一
小瓶盛薬之汁淋滴餔食褥正衣裳而卧已無及矣
其子内外擗踊之際見一大紙軸在於褥前展視之
乃遺言也先叙其早罹凶毒之痛次叙家法古蹟次
叙治家之規次録臧獲田畓文券所在纖悉無漏末

乃言吾之不死於聞訃之日者不忍閔氏之絕嗣且念父母之無依令則吾責盡矣托付得人矣豈可一刻苟延縷命耶將歸見家君於地下矣其子治喪祔葬於先君之墓遵遺教克修家道遠近士林發文相告上徹旌閭嗚乎烈女之節死從古何限而其盡婦道孝父母繼絕存亡未有若此之烈、也且區處家事從容就死真節婦哉真節婦哉

朴南海慷慨樹功

朴南海慶泰夷賊人也自在編髮善騎射膂力過人喜任俠不拘小節見人窮困必周之不義則必毆辱

之鄉里以朱家郭解目之及長狀貌雄奇好飲酒善談論讀書通大義以忠貞自負聚邑中健手而謂之曰若知夫天乎曰知之曰知天之賜乎曰非天何以生乎曰人君者代天而天者也非君何以爲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知忠與孝也人不知此何以爲人今北關外忘兵革之苦内無賦稅之繁父子兄弟粒食水飲皆君之賜也今虜隔一帶水若有一朝不虞之變若等能爲國效忠而死乎衆皆激於公義踊躍曰唯令是從乃陰署百人爲臨不虞當一面之計蓋天性壯也登武科爲阿吾地萬户將行人皆稀錦衣

還鄉時值戊申逆變清州賊報至道路喧播嶺南閑西又起兵上下奔竄震驚莫適所向朴公行到楊州聞報直馳還京城謁於軍門皆不納之適巡撫使兵命恒出師即大呼躍入馬前請觧邉將顧居先鋒得當一隊旗隨言下仍曲踊距踊將士環而視者莫不聳肩巡撫使壯而許之給一哨兵使為前軍行到安城與賊對陣公策馬逆賊軍未整而掩擊之中軍總之賊大潰走竹山遂乘勝追破之公前後所斬數百人血濺衣袍馬不能前而氣益壯麟佐勢窮為人所擒方押赴京城而難其人軍中僉曰非公莫可獅稱

萬夫不當之勇領俘到京 上引見于仁政門教曰
爾以山鄙武弁能知向上之誠忠勇可尚命中貴人
饋酒饌異數也亂定叅原従一等勳歴官堲坡潼関
長鬐南海其居官清愼愛民禮儒修武廉忠旌孝墻
内甫胜瓜歸鄉閭扃其廬曰不顧以表其志遂銜蹤
風塵脩賍有江湖之想若將終身後補衣應啓 命
加嘉善追榮三代年八十一而逝子孫皆繼其業恍
恍焉為閭里大族焉

彈琹臺忠僕収屍

金公汝昀昇平金相鎏之大人也家有一僕食量頗

大諸僕皆給七合料米此僕則特給一升料米諸僕
皆有怨言金公自義州任所逮械金吾當壬辰倭亂
特命白衣從事將功贖罪以巡邊事申砬從事東
裝將發招諸僕立庭下曰諸從吾出戰一升僕自請
從行曰小人平居食一升料米臨亂安可在人後手
餘僕皆願從進士主避亂之行時畀年小成故也遂
策馬前驅如赴樂地及彈琴抬下背水陣倭兵如蟻
屯如潮湧皆持一短杖青烟乍起人無不立死者官
軍始知其鳥銃巡邊使昔在北關討尼湯介以鐵騎
蹴踏之如摧枯拉朽今忽見鳥銃一出英雄無用武

之地遂敗衂馬時金公着軍服左臂掛決拾角弓佩
釼負羽右手書狀啓不起草立寫之鳴毫颯々詞理
俱美即地封發又書寄其胤昇平書曰三道徵兵無
一人至者吾輩唯有死耳男兒死國固其所耳但國
恩未報壯心徒灰只有仰天噓氣而已家事惟汝在
吾不復言書畢馳馬奮釼竟死於亂陣中僕失公之
處退走達川邊回頭彈琴抬下飛矢如雨嘆曰吾受
死而負公恩非夫也持短槍被陣而入爲倭所逐三
退三進身被數十創竟得公屍於抬下負而出收歛
於山僻處畢竟返葬於先塋噫奴主之義何限而豈

有若此僕之忠且勇哉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僕之視死如平地豈為一升米哉激於義氣也夫御僕之道義以結之恩以感之平日得其死力然後緩急可恃金公得其道者也夫朝廷養士百年當其板蕩之時無奮忠獻愾之心者能不有愧於金公之僕哉

練光亭錦南應變

鄭錦南忠信初除宣沙浦僉使歷辭諸宰一老宰慇懃致款曰吾知君大器也其進不可量且知君尚無室家吾側室有女與君為小室使奉巾櫛何如錦南

感其意許之老宰曰然則不必煩人耳目裝行之日
侍於弘濟橋頭治行啓裝至橋頭見一轎馬行具鮮
明翩〻而來問宣沙行次錦南遂迎見其婦人軀殻
甚大言語無味錦南自歎其為見欺然亦難排却邑
勉同行到鎮主饋已而頓無顧念之意一夕營門秘
関來到圻見之曰有軍務相議事星火馳進云〻遂
促飯而喫入別小室〻曰令監知今行有何事耶曰
不知小室曰丈夫當此乱世去就之際不能預料事
機何以濟事妾乎錦南奇其言摺問之小室曰妾有
如許事應變之節如是〻仍出紅錦緞天翼着之品

製適中錦南甚驚異之馳到營下則巡使辟左右言
曰今天使回路追還此城討白銀萬兩若不聽施則
梟首道伯云事繫罔措物亦難辦百爾思量非君則
無以應變故請來矣於是錦南出坐練光亭招營校
之伶俐者附耳語良久旋即選營妓慧艷者四五人
使之隨廳或歌或琴盃酒狼藉又招營校附耳語曰
今不出銀巡相被死滿城魚肉夫等死耳汝出往城
内家家挿火藥練光亭上放砲三聲衝火之營校奉
令而退已而入告曰盡挿矣俄而放砲一聲諸妓在
傍竊聽之大恐佯託小避稍稍出去各傳其家酒更

蒲城皆知呼爺喂孃挈妻携子爭出城外喧詳動地
天使初聞砲詳甚訝之及聞喧撓之詳驚起推開營
校一人對曰宣沙浦僉使若此々若又放砲則蒲城
將為灰燼矣天使神魂慌錯忙不及履走到練光亭
握錦南手乞活殘命錦南據理責之曰上國父母之
邦也使臣來宣詔命也沿路陪臣恪勤接待而責出
無例之銀固是行不得之政一城之人死則死耳無
寧共死於灰燼中也天使曰吾之命懸於大爺之手
當立馬於階下上馬即行罔夜疾馳三日內當渡鴨
綠江顧停一砲錦南曰天使無禮吾不之信焉連呼

硊手天使抱錦南腰千乞萬乞号哭隨之不得已遂許之使之促馬急發天使一行無限感謝一齊上馬風馳雷邁果於三日内渡江巡使大喜設宴以謝之由是錦南名振一世錦南辭歸本鎮每事輒問於小室待以神師爲

避禍亂賢婦異識

嶺南某郡有一士人年至四十餘有孫子遭慽心魂逌喪如癡如狂使一喪性人也一日坐於堂上有過客入來與之言客見主人氣色慘怛舉止殊常問其故爲主人曰吾月前遭獨兒之慽慘怛之極不知爲

懐也客曰君之先山在於何處曰在家後也客曰某粗鮮山理願一見爲主人與之往看客曰此山之害也主人曰吉地於何可得雖得之殆同失牛改牢何益於死者乎客曰入洞口時見有一處可意者須急〻行緬禮則可以生子矣主人曰吾夫妻年近五十断産已久今雖移窆何望嗣續乎客再三力勸主人動於客言遂行緬禮過數月後士人喪配其士人遣喊緬禮之後又當妻喪悲悼悽楚倍蓰於前鰥居而且無子家無主管之人過葬後即爲繼娶向日過客又來問曰其間喪配再醮乎主人曰然矣過聽君言

輕行大事又當妻喪可謂狼狽非細矣以何面目又此
来訪乎蒼笑曰向之婚禮專為生子不有向日叩盆
之哀豈有他時弄璋之慶乎仍留數日語主人曰某
夜内寢安生男子臨發留期曰某月生男伊時吾復
来見矣主人聽其言果得生男蒼如期又來曰主人
生男乎曰然矣坐定先見新生兒四柱曰此兒安長
壽無疑矣其婚處亦吾自居媒矣主人認以慰藉之
言不之信也其兒稍長至十四五歲其蒼積年不来
忽自来到曰子第善養否主人即出見之蒼曰定婚
否主人曰尚未有定耳臨發即請柱單曰年前居媒

罕

之約尚能記得否主人以客言多有所中遂書給柱
單不久客又傳消單主人既信其客之怡終誠實少
無疑慮不問門閥之如何聞者之如何遂消婚其與
客同行々一日漸入深谷中主人顧客曰君何欺之
甚也客曰與君有何嫌惡而欺之乎竟至一處則山
田路轉高峯上數間茅屋而已其日即成婚日而場
中果有鋪席有一箇老人出来接待乃所謂查頓者
也主人心甚不快悔其来而客則在座酬酌少無歉
愧之色主人不得已納幣雖禮後見新婦之樣容貌
氏百孤陋鄉閭萬不成樣少須其老人及客言於新

郎之父曰大事幸而順成女息既已有家則不必在於親庭且吾家貧寠無遠路治送之望尊須於今日率去也新郎之父無計防遮以客所騎馬載其新婦而來渾家上下見其新婦之樣無不駭嘆皆有蔑視薄待之意新婦少不變色只居一房不敢干與家事然而其親家信息坐而知之舅姑以是為異一日舅姑相議曰吾輩今則老矣米穀之出入田畓之畊作無以管檢專付於兒子內外吾之內外坐以享之以終餘年不亦可乎於是治家凡節專付於子之內外新婦少不嬬讓身不下堂而奴耕婢織指揮使役井

井有規陰晴風雨無不預知升米尺布不敢欺隱數
三年間家産漸興於是一室與隣里莫不驚異之始
知為賢婦舅姑亦愛重之始知其過客亦非凡人也一
日新婦語其舅曰春秋今已七旬矣不必塊居無聊
日與洞中親知相會讌樂則當日盃盤之供子婦當
備待矣舅曰吾之願久矣今汝言之豈不好哉自是
以後日會隣里諸老履舃交錯戲笑爛熳杯盤狼藉
飲食若流一日二日於焉為四年之久家無片土産
業蕩盡新婦語其舅姑曰見今家産蕩敗已無餘地
此處則不可久居幸望搬移于吾之親家洞内則自

致優足矣其舅專信新婦事無大小一從無違答曰
吾今老矣家事一聽於汝若有好道理則任汝為之
新婦於是盡賣家產與如干薄庄率渾眷奴屬移接
於其親戚閭里則向日居娚之客已待來矣新婦來
此以後經紀產業財力漸裕其舅姑久居山中不勝
鬱悒有懷土之意新婦請與登山〻外有彭韒之聲
其舅姑驚問曰此何聲也新婦曰世有干戈倭賊彌
滿八路今戰于某邑故有此聲也其舅曰吾洞則如
何曰吾之所居家已為大燬一洞人或逃或死近境
盡為魚肉矣其舅曰然則汝先知其有亂見幾而入

此中郎新婦曰雖微物皆知天機避風雨可以人而不知乎其舅姑曰愚哉婦兮奇哉婦兮伊後則更無戀歸之心入山八九年後華眷出来新婦治産業農又為成家生男娶婦其子孫至今繁盛於嶺南云

策勲名良妻明鑑

光海末平壤有一妓女年十六七貞潔持身無倚市之態穿踰之行以為妓雖賤物當守一夫以終身營本府裨将冊客悅其姿色每欲近之而萬不聽從以至刑之杖之枷囚父母而終不変移營邑上下無不稱之以怪物為其父母每來其作夫者厭妓曰夫者

百年之客吾自擇之此言一播遠近聞風而來者莫非美男子好風身豪富之類日夕盈門而厥女一并不許之一日厥妓坐大同門樓見門外有負柴老総角呼其父語之曰必邀致吾家也其父見之不覺寒心責之曰汝之心情異常矣汝之姿色莫不慕悅上可以爲使道本官別室中可以爲戶裨冊客之隨廳下不失其家郎某家郎而一并不顧欲得天下凶惡寒乞兒者是何心腸然旣知其女之性情雖以其父之威亦無可奈何乃邀厥童而作夫伊後厥女謂其夫曰吾輩不可久駐於此願與君上京作產業也遂

與之上京設酒店於西門外以色酒家為長安第一城内外豪貴之徒無不輻湊其時有酒徒五六人往来飲之厥女不許価之有無必如今進排酒債夥然一未備償其酒徒或言以無慮則女曰後日多償則好矣何必乃爾其酒徒即墨洞金正言李佐郎輩也厥女從容言於金正言曰此洞自多生踈者将移南村而居惟望進賜主作主人也金曰好矣吾輩之遠来飲酒亦為良苦爾若近来則吾輩必善作主人也厥女仍移于墨洞一日見金正言ゝ曰吾之夫目不識丁亦不解諺文至於酒債之記録無多貿ゝ幸望

進賜主以嵩學教之則當侍以先生一日一盞酒進
排矣金曰好矣自明日食前挾冊送之也厥女使其
夫買通鑑節幾卷帖標其中間曰君挾此冊往金正
言宅請教時先生安欲自初張教之君則安以此標
張請教毋從其言也其夫依其言翌朝挾冊往學金
正言曰千字手類合手曰通鑑節四卷矣金曰是不
當於汝須持千字文以来厥者曰既已持来願學此冊
金曰此亦文也亦何妨乎自初張教之則厥者以手
開帖標處曰願學此帖標處金正言曰安以初張教
之厥者終不聽以標張固執金正言不勝憤以卷打

擲曰天下不出漢也都聽其妻之言也厥者大惡而歸語其妻曰此後勿給金正言酒也糧且不給而亂亦破矣婦莞爾而語曰君之人物若善出則豈有此辱少焉金正言來執厥女手曰汝人耶鬼耶女曰如吾者類得時為兩班亦不可奪金曰且俟之仍時酌酒蓋其所帖標處乃霍光送昌邑王事而所謂金正言即昇平府院君也李佐郎即延陽也厥女據得其反正議將成故將通鑑第四卷先試其意而昇平亦已知厥婦之已料自己所謀之事也數日後昇平諸公累反正反其論切時先以平壤酒債言之妓諸

訟莫不僉同詢其夫之名無有知之者昇平曰吾聞厥者已毋生也以六甲名之則太不雅以起字箕字作名何如僉曰諾錄於三等勳即除漢城左尹終爲兵書叅判云々

聽良妻患吏保令名

宰相家一僮人積勤数十年始得患廳吏厚料布稟也吏之妻與夫相約曰多年飢寒之苦政爲此日得力若不從儉以致蕩産則更無餘望衣服飲食日用之節惟尚撙節以饒産業可乎夫曰諾所捧皆付于其妻如是七八年惡衣惡食而産業終不敷爲其吏

見也吏之甘其食美其服財妓女於華屋之中日事
行樂而家計日富反責其妻之殊於治家妻不答之
家計日敗去益甚一日大患之峻責其妻曰吾以厚
寘之任長事苟艱不敢游蕩致富尚矣反因於債是
誰之咎也妻問債錢幾何曰數千金可以盡償矣曰体
慮吾將盡賣器皿簪珥之屬以報之今日自退吏任
也夫曰自退後將何以料生乎妻曰体慮吾將有妙
計也夫如其言自退一日使其夫募人以來出坐廳
前指示廳底有錢數萬皆葉〻散錢也妻曰此吾七
八年積苦所聚也仍作貫積財之乃使其夫求買郊

庄於東郭之外良田美畓青山臨流果園樹後場圃築前院一欒志論排置皆其妻之指使也夫治稼穡妻治紡績樂眞樂焉使其夫更不投足於京市數年後恵吏十餘人以欠逋公錢坐上爐炭之并施刑戮之典籍沒家産皆向日行樂於華屋者也噫恵吏之妻一女子也智以成業儉以尚德使其夫保終令名若使生爲士夫男子則急流勇退不避多讓也其視仕宦之人不思鄙用愛民之道專尚侈奢貪圖之風鍾鳴漏盡終至於滅身禍家而不知止其智愚相懸寔霄之千里也

得賢婦貧士成家業

一士人家貧喪配聚學童十餘人教之日後乃續絃於遐鄉其婦人入其家則環堵蕭然無擔石之資其家長忍飢讀書而已不治産業其夫堂叔有武將者夫人勸其家長貸出千金以為治産之道家長微哂曰豈肯為貸手且吾平生不向人説道此等事也其婦親自裁書於夫堂叔願貸千金限以一年還償叔家子侄婦女皆曰新婦入夫家不過幾日請貸千金於至親識是没知覺無人事衆誚誰藉堂叔曰不然吾向見此新婦則非碌碌女子也且一書千金容

易發說其志亦可觀遂荅書快許之夫人受錢藏置
於樓中家長見之駭然姑且任之而觀其動靜矣夫
人見家無尺童尺婢可使者乃招致學童輩饋以餅
餌之屬給。使之貿錦綴於主壓縫出錦囊錢使學童
各佩之學童皆感服凡有使喚無異僮僕於是各給
錢兩分往城內外藥肆及諸聲官家買取甘草而來
如是數三月甘草委之而價踊五倍矣即又散賣之
收錢三四千金買屋子備釜鼎立婢僕一朝饒足又
裁書於堂叔還償千金其家大驚蓋一年之限尚未
滿半載矣向之誚譏之人咸稱賢婦堂叔大奇之来

見新舍欲還送千金以爲致富之資新婦辭曰人生
斯世衣食纔足鄉里親戚稱善人足矣安用富爲且
富者衆之所忌吾固不願也固辭不受斂於紡績勤
於治家夫婦偕老子孫榮顯未嘗窘乏云

林將軍山中遇緑林

林將軍慶業少時居於揵川以馳獵爲事一日逐鹿
於月岳山側手持一劒行已至於太白山中日將夕
而路且窮叢薄蓊鬱巖壁側仄政爾愁悶忽逢一樵
夫問路樵夫指越嶺下人家林公從其言越嶺而視
則果有一大瓦家而傍無他村落於是林公直入大

門則日已昏[illegible]絕無人響乃一空舍也林公終日山行氣甚憊茶[illegible]得一間房以為扃所解衣獨卧忽於窓外有火光心甚疑恠以為不是魍魎安是木妖俄有人開門而問曰君止扃於此房乎果得饒飢乎林公火下見之則乃俄者樵夫也荅曰來也樵夫入房開壁櫥出酒肉以給之曰安盡喫也林公腹甚虛乏喫盡仍與樵夫數語未了樵夫忽起復開壁櫥出一長劍林公曰是何物也欲試於吾耶樵夫笑曰否也今夜有可觀君能無怖否林公曰何畏之有請觀之時夜未半樵夫携劍與林公向裡邊去門門廣重重樓閣

沉ゝ逶迤進去忽燈影照池ゝ中有一高閣燈影乃
閣中燈影也其樓上窓語燭熳映隱所照乃二人對
坐也樵夫指池邊亭ゝ之樹曰君安上坐於此樹須以
帶及腰帶緊ゝ纏身於樹枝幸勿出聲也林公乃上
樹如教纏身而坐矣樵夫踴身一躍ゝ入閣中三人
同坐或飲或語少頃樵夫謂何許男子曰今日既有
約矣以為決雌雄如何彼曰諾同起開門而出超躍
池上而已不見其人空中但見閃爍刀環聲如是者
良久林公在樹上只覺寒氣逼骨毛髮俱竦不能按
住忽有何物墜地聲聞其語即樵夫聲也伊時寒慄

少鮮精神稍生林公下来樵夫乃腋挟林公飛上閣
中〻有髭髮如雲嬋娟美娥〻者戯笑今為凄悵樵〻
夫罵之曰以汝么麼之女害此世上大用之材落汝
亦知之乎又謂林公曰君以畧干胆勇不也出現於
世吾今許君以如彼之色如是之屋山中閑静之地
謝絶功名以送餘年如何林公曰主人今夜之事都
未可知願得詳聞而後唯君言是従身樵父曰吾非
常人乃是緑林豪客也屢年刧掠多得財産如此屋
子全竪排置者道〻有之家必置一箇美女而周遊
八道到處行樂不意彼女乗隙潛姸於娥者所死男

子反欲害我者非止一再故吾不得已有戕者舉措
也雖殺彼客豈忍更殺彼珠手以此血壁及彼珠専以
許君者良有以也林公曰彼男子姓名為誰住在何
處曰彼亦兩局大將材南大門内折草匠也來昏而
來當曉而去吾知已久而男子之探花女子之踰垣
不必盡責吾謹避之渠為妖媚之所誘必欲殺吾
乃已今夜此擧豈吾本心哉仍一場痛哭曰惜哉可
用之男兒自吾手殺之也又謂林公曰君且思之君
之胆略材勇亦可謂可用之材而若一出世路則將
為半上半下之人天運所關必不能如意徒勞而已

無切可顧須一從吾言而據此全堅以度平生也林公一向掉頭於是推夫曰已矣〻〻君若不肯則留此妖姬安用我即旋劍一揮斷彼姝之頭并其身即投于池中即下閣以草席裹埸中所死男子尸亦投池中其翌日又謂林公曰君既有意切名不可捨留此男子出世劍術不可不知須留此幾日粗學精粕而去也林公遂留六日粗得使劍之法而其神妙變化之術未得盡透云

李措大學覓訪地師

風水家李懿信將尋山脉自北關逐龍以至楊州松

山ゝ脉止於此而融結環抱為名穴大地李終日山
行飢甚山下有茅屋叩門呼飢則有一新喪人出門
饋以白粥一椀誠意可感李曰主人何時遭艱而已
過襄禮否主人曰衣服纔過襄禮經營未及留意矣
言辭悽惻李忽生矜悶之心問曰然則喪主安是鄙
貧不能如意求山吾路有山眼今指一處喪主其能
用之乎喪人曰幸莫大矣敢不依教李仍與喪主詣
俄者所見處占穴及坐向以給曰用山後喪主家氏
百材饒若至十年則安有細禮之議伊時安須訪我
於城中西澤峴李書房卽我也其後喪人果依其言

完窆後一如李師之言家計漸饒大起瓦屋治山立
石等鄙有非鄉班採矣過十年後有一過客入來寒
暄畢先問越溪彼山所果是主家新山乎主人曰然
矣客曰此山乃是名穴而今到十年運已盡矣何不
緬禮若遲則必有禍矣主人聽罷忽想向來李師之
言留其客家中其塋即為上京直向西學峴訪之則
李師果在矣其人告其由李師曰吾固已知矣仍與
同來與其過客上山李先問曰何故緬禮乎客曰此
伏雉形也雉不得久伏若過十年則勢將飛去故如
是言之矣李師笑曰君之所見亦非凡矣然徒知其

一未知其二仍指前峰曰此狗岘指後峰曰此鷹師峰又指前川曰此猫川地形如是相應雉雞欲飛其可得乎客因無語而退曰師之高眼果非所及云〻
其後松山李氏大為昌盛

權斯文避雨逢奇緣

南門外桃渚洞權斯文遊於升庠一日以升補之行曉頭入泮中路遇驟雨乾鞋無帽上沾下湿避雨於路邊草家檐下雨久不止進退為難自言曰有火則南草可吸俄頃頭上有推窓聲見之則有一年少婦人出一條火曰何許兩班憂此南草火乎今出送火

幸須吸草為權生發而燃草少頃又隱內婦人言曰
雨勢若此不止不安久立於陰濕之地勿為阻隔輩
入坐也權生方甚愁亂亦自不妨推門而入見其婦
人年可二十四五歲素服精潔容貌端正言辭舉止雍
容詳緩與之言少無羞澁之色少為雨晴權生起身
厥女令往場中女曰暮門閉無以還宅歸路歷入如
何權生曰諾往場後仍入厥家則果具夕饌以待
之仍喫止宿權是少年夜逢年少美女且無傳人風
情所動豈肯虛度仍與交媾厥婦別無喜色但為歡
欲悽然而已權問其故厥婦終不吐懷如是往來將至

数月一日欲入其家則有一老人金圏敝衣踞坐門閾權意頗疑姓名且不敢入其老人見之鞠躬施禮曰行次非桃洞權書房主乎何為彷徨不入乎遂與之入曰吾知書房主之往来吾家而吾以廛人间没生涯不得在家今始問安所失多矣權曰然則主婦於君為何如親乎老人曰吾之子婦也吾子十五娶此婦未及合禮而死此婦今年為二十四雖將成婚尚未知陰陽之理尋常矜惻不忘于心凡生天地之間雖微物皆知其理而渠猶不知故每勸其改嫁則渠言渠若他適老漢身世無所依歸終不肯從今到

八九年一向守節矣書房主向日往來之事渠已言
及吾亦喜其遂願〻一見之者久矣今日相逢亦甚
晩矣自是之後權生無碍往來一日權生喪妻其初
終物件以外上得用於各廛人而未及報久後備錢
而往親各廛計給則各廛人等曰日前某洞某同知
帶錢而來宅之外上盡數報償而去云〻其後過三
載某同知病死其襲斂等節權生親自經紀埋於郊
外纔卒哭厥女忽顏色悽慘權生意頗殊常從容探
問厥女曰吾旣生於世間不識陰陽之理而媤父亦
常勸之故向邊書房主者此也旣知陰陽之理則即日

淚死萬〻無恨而竊念媳父無他子女只依吾一介
女子若吾一死則媳父身世極爲矜憐隱忍至此今
則媳父以天年下世葬埋已畢吾復何所望而久住
於世乎從此與書房主永訣矣權生不勝驚愕萬段
諭釋終不回心竟於權生不在之間自縊而死云

李東臯爲傔擇佳郎

東臯李相之傔有皮姓者多年使役謹愼無他李相
亦親愛之皮傔無他子姓而只有一介女息每白東臯
曰小人只有一女将得贅婿以爲晩年依托之計郎
材專望大監之分付矣東臯顧之而皮女年方二八

終無指教之説一日自關歸家即呼皮倩曰今朝始
得婿材要速招来即呼下人曰汝今去六曹街京兆
府前有一総角掩空居而坐者要須招来也下人即
去以李政丞大監分付欲為招来厥童曰政丞大監
招吾何幹固辭不来下人威脅恐喝終不動不得已
将此縁由回告大監曰吾知其要如是也又遣旗手數
人招之東皐分付曰汝欲娶妻乎厥童曰小人無意
於娶妻也東皐再三勸厥童始應諾皮倩從傍見
之藍縷龍鍾即一乞人也不勝駭然、大監既為分
付不得已即地邀去廊底洗滌其身衣以新衣大監分

付皮傔曰不卜日以明日過婚若遲數月女將失之
皮傔專信大監一從其言以翌日行醮禮成婚擧家
莫不掩口笑之侮之慢之更無餘地厥童少不爲愧
一自娶妻後不巾不襪不出房外一步晝宵以眠爲
課人皆以懶漢目無用之如是三年一日皮壻忽起
與洗着網正衣冠而坐渾室皆驚異曰今日胡然而
梳洗也曰今日大監必當來臨訪我矣擧室無不笑
之少頃門外忽有辟除聲大監果入門問曰汝壻安
在直入越房握手語曰將何以爲之將何以爲之專
恃汝矣皮壻曰天運也奈何大監曰然則汝必救濟

汝之妻眷伊時吾之家眷亦安同為救濟皮婿曰且
看來頭事勢之如何不可質言矣數談後大監即去
自是之後一室之人無不畏之以為大監如是待之
安非凡人也其後接待稍優於前一夕皮偉自大監
宅歸方入門其婿急呼曰岳丈勿脫衣即去大監宅
以終大監猶命皮偉曰吾今晝肆念枕而來大監進
夕進支後吸南草而坐與客談話是何言也婿曰勿
多言急去、、少遲則不及矣皮偉不勝疑惟即為
還去入大監寢房則大監痰響出矣大監見皮偉入
來開眼視之纔出聲曰汝何以知之而既去復來也曰

小人之婿言之故不信而來矣大監之病患未知何故俄頃之間如是猝劇乎大監頷之又曰汝婿異人也凡有所言汝皆曲從而無違也仍即下去自是皮漢始知其婿為物外韜晦之類其尊信依彷矣東鄰死後十餘年其婿忽請其岳丈曰吾自入手尊門無所事為幸逢丈人以數千金備給則將欲販賣皮漢曰好矣得給數千金皮漢持去過六七朔空手而來曰事不順成今行損若又備給五六千數則當為善販矣皮又備給過一年後又為空來曰今又損無面見岳丈然岳丈家舍田土什物盡賣以給予則

當圖大興販以補前失皮僱雖甚虛浪既有大監臨
終之托不顧家人交謫及他人嗤笑一從渠言盡賣
家產鄉庄以給之借人屋子而居焉過一年許其婿
又空来曰岳家所給錢盡為狼損見失幸望使我見
大監宅書房主欲為得錢吏為興販矣皮僱遂與偕
往大監宅見書房主又請五六千兩錢東阜子聞言
即諾備給則又如前空來又請其家庄鄉庄盡數斥
賣以償為言李生亦念其大人之遺托無一言苦色
而諾之盡賣以給之伊後七八朔而来自初進錢計
其年數則幾為七八年矣一日會皮僱與東阜子語

曰兩家財産盡爲蕩敗於吾手到今無辭可白然事
已至此幸望兩家々眷與吾同去鄉中以爲資生如何
皆答曰諾遂下日兩家々屬一有赱程備牛馬騾之
騎之向東門出去累日作行々到炭中岩石崎嶇樹
木蔚西路盡山嶺高峰當前削立千仞無着足攀援
處一行到此觧送所騎牛馬兩家々眷下坐山下只
得相顧滂沱而已少焉自石壁上下匹練數百條叚
婿於是勸使兩家々眷盡把那掛匹練而上々則其
山之下平原廣野一望無際有民家數處又有茅屋
數百間鷄犬之聲相聞宛成一小郡邑二所民屋各

為分處米穀布帛釜鼎瓮用几日用件物無不備具
於是始知皮婿向日運錢為排置此屋之計也両家
春耕秋穫男耘女織不聞世外之消息坐享山中之
滋味然東阜子二人素是京華宰相家子弟也一朝
竊鄉出門無適每有懷土之思顯示鬱悒之狀皮婿
携而上高峰手指一処曰書房主不見彼如蟻者乎
皆是倭酋也世世外方出亂離今年四月倭虜大入我
國生靈尽為魚肉至犯京都　大駕今駐輿龍灣如
是之際宅在京城則其能保存乎小人本不欲出世
矣偶爾一出適逢大監親自説婚小人逃遁不得竟

至婚娶大監又親臨鄙所憂以國運託以家眷故小
人自年前積年經營排置此一區處源矣東皐子與
皮僉聞之始悅然大覺益知大監之有神眼遠識矣
居然爲八九年皮婿謂東皐子曰書房主欲永居此
土乎曰願居此中以送歲月也曰不然書房主若永
居此中子孫必爲凡民村氓大監立朝事業終歸泯
滅豈非傷痛哉今則倭奴盡逐國內乾淨不如還出
世上矣皮僉則以爲吾無他子女只有居內外則吾今
老矣願終於此中婿曰此則然矣遂率東皐家率直
爲出山到忠州邑內南山底曰此基地甚好後世必

有積粟且子孫繁盛料倉建聯永為奠居勿為他移
也仍為辭去後不知其所終之

施陰德南士延命

南某之長子某為御營軍倉積年勤仕出監鳳山屯
田打稲塲有一總角雖執農役容貌行止乃是班種
心甚矜之叩其來歷則本是班家申氏子居于近安
年前以歉荒渾家流離散之四方渠之一身今在此
境之南生聞其言甚矜惻之三年作監別為斗護助
婚而娶于班族又擇給上〻田畓使之農作得成家〻
俾作産業申童由是稍成貌樣爰伊後申童每秋以

細木一匹綿絲數斤持來則南亦厚報而送之一日
南忽得瘧氣方其出汗之際以少年壯熱症甚危重
舉家方營東裝之策皆絶半晌南忽長歎而翻身曰
異哉一室以爲神奇從傍問曰胡爲而謂異也南徐
米飲飲數呷後起坐謂之曰吾爲二鬼卒所驅去忽
當一好官府則樓臺之宏麗使令之衆多有非人世
之所睹者二鬼卒使之於門外而入去俄有人似是
官員貌樣自内出問曰子非京居之南某乎曰然矣
其人曰我則鳳山某村申童某之祖父也冥冥之中
感君之施恩於孫兒以至娶婦成家而幽明路殊未

田酬報令君年限筭滿自冥府送差捉來即吾舍珠
結草時也賊者府中已有受通令此還送人間君須慎
重出去也即招閻者分付按送其人則似是冥府官
人也今吾還生莫非甚也祖父之德矣仍為出汗而
無事出場此後於中童尤加意厚待焉

成家業朴奴盡忠

朴僉知彥立者延陽李公聘家奴也狀皃獰悍膂力
絕倫一食一升常患不足始自遠鄉來雖備使役每
補飢乏懶不事〻若一善飯則出而取柴拔木全株
擔負如山主家貧乏無以充其腸且畏其獰狀乃放

之彦立不肯曰上典宅使喚不足何可去乎未久其
外上典染病不起柿有孤孀稚女号擗而已彦立哭
之慟訖告于内上典曰廳下雖罔極既無至親之可
恃者初終大事乞時爲急豈但哭泣耶凡家間什物
有可作賣者幸付此奴可以経紀治喪庶可及時矣
主母乃盡出衣服器皿付之彦立即揀取其可獲錢
者走市得錢盡貿襲歛之具又買板材精好者并爲
擔負往召棺槨匠二人見其負四大板大惧即随而
至盡心治棺又倩諸隣婦女一時裁縫送終之具一
一精辦即入棺成服又訪問地師之有名者告以喪

家慟多可矜之狀進以一大塊且請占山於近地、
師許之彥立進一馬自鞍之地師至一處占穴稱道
彥之指其龍勢案對砂水之痕謂明不合言甚明白
地師大驚慚又見形勢極得處其逢厚乃從一處告
其素所秘占之地彥之周視良久曰此地僅可用也
歸其主母擇日行窆其葬需山役渠皆主張俾無失
臧焉主母自此凡家事巨細一聽彥之之言多葬畢
又告主母曰主家貴敗貧困更雖京居請往鄉庄治
農數年待其稍饒可以復還主母然之乃搬移下鄉
彥之明於農理而又强壯勤致其舊田之方化土之

法非比常衆士之所出比他十倍且鄉隣莫不畏而愛之助役趁事如恐不及五六年間家計漸饒彦之乃告曰阿只比年方及笄當來婚處而鄉中則無可合處勢將求之京中其洞某宅是宅之戚叔而小人亦嘗數次謁見廳下若裁給一札言及求婚之意則小人當即往傳納矣主母依其言作書付之且厚致饋遺彦立上京謁某宅告之故而來郎材其家乃當朝名官也感其贈遺之厚許以盡心求之而顧無可合處彦立乃買得香梨一擔自行梨商遍行城內外士夫家陰察郎材行至西小門外一家門墻頹圮貧

宴可知有一総角秀才抜刀削皮連喫数顆又取十
餘顆納之袖中曰梨則好矣吾今無価後日更来彦
立視其状貞氣槩大不凡常不勝其喜問秀才曰是
誰氏之宅答曰此李平山宅而李平山即我之家親
也彦立乃往名官宅告主君曰西小門外李平山家
郎材極佳因縁紹介而請婚甚好名官曰李平山即
吾所親其子已長成而放逸不學人皆憎之以此而
尚未定婚為用此子乎彦立因請之名官乃通于李
平山且言其家頗實聞秀甚賢李方患婚處之未定
聞此大喜即為消吉於是彦立定一家舎於京中仍又

下鄉告主母以定婚消吉之由又請盡春上京主母
依其言上京過行女婚爲延陽少年豪爲行多斷弛
人多不取彥立稀奇之稱謝不難口及昏朝癸亥延
平與金昇平諸人方議反正聞彥立雖賤人是奇才
乃使延陽延之深室要與同事且問事之可否成敗彥
立曰以臣伐君勸之固難而彝倫已斁國家將亡不
勸亦爲難但未知同事諸公之爲人如何耳延陽乃
留彥立於家會集同事諸人彥立將以遍看謂公曰
此皆將相之材事庶乎濟而奴則不願入矣即辭去
去後月餘不知去處延陽莫之則深慮之一日來謁

曰小人此去猶慮其萬一之危走入海中求得一島可避去處其地魚鹽饒足可以避去事如不諧可陪上典闔室入處具一船於江上事若有危願公與小人上典同為出臨若何李公許之及反正改紀延年三父子一時號封富貴隆赫彥立忽告歸曰小人於上典宅已盡了債今則年老將永歸矣唯望大監視聘宅如親遽上典宅無他奉祀以外孫奉祀倒無使香火有闕幸甚幸甚延陽驚問曰汝今安歸乎曰小人雖卑賤自有小人安身之所不可久留於此矣然而小人有一塊血肉唯望大監善視之女以為美宅之墓

下尋場之任如何小人所願如是而已仍即辭退不知所終

秋妓臨老説故事

秋月公山妓也以歌舞姿色選入尚方聲價最高風流輩争慕之擅名繁華之場數十年久矣及其老也每自言平生有三可笑事一時在李尚書邸壁歌喧裏之時唱雜詞絃轉而聲正繁適有一宰相入來風儀端正目不邪視可知其為正人君子也與主人大監叙寒暄畢仍使唱歌盡歡而罷時琴客金鍾石歌客李世春妓桂蟾梅月等偕為後數日有一皂隸來

言其大監見指諸人急〻来待遂與歌琴客諸妓往
爲即向日李宅来過之大監也大監設席端坐問安
訖使之陛廳頓無賜顏之意直曰唱歌雖無與致第
唱之初章二章曲未終大監氣色感怒使之一并捽
下曰汝輩向日李宅之宴絃歌寥亮可聽今則低微
而纔細顣有厭色一無與趣以吾之不解音律而然
歟秋月慧黠已曉其意謝曰初筵之聲偶爾低微知
罪〻〻若更試之憂雲繞樑之聲頃刻頓生矣大監
特賜寛恕使之更唱之妓客相與瞬之入座直發羽
調雜詞大聲高唱胡叫乱嚷全無曲調大監大樂之

以扇拍案曰善哉〻〻歌不當若是耶歌舞少歇暫
為休息出酒肴以饋之薄酒乾脯而已療飢訖直曰
退去遂辭歸一則一皂隷來告曰吾宅進賜使之招
來矣吃唱無數遂與琴歌客隨往則東門外燕尾洞
有草屋入柴門則單間房無外軒只有土階〻〻之
上設草席一立使坐其上而絃歌之主人則與袍破
笠面目可憎者着宕巾與鄉客數人對坐房中蔭官
也歌數闋主人揮手止之曰無延聽也饋以濁酒一
盃飲訖曰退去遂辭歸一則暑月洗往鈎亭宴會才
子名士雲擁霧集設盃盤於清流白石之間歌舞之

蓮觀者如堵一鄉人衣服不楚、形容憔悴有若流丐行乞遙在練戎臺下注目視之秋月惟之其人又以手招之茅往見之則曰吾乃昌原上納吏也飽聞香名今幸邂逅名不虛得也仍探腰後出一緡錢與之秋月心笑曰天下愚男子汝也和顏而辭曰無名之物何可受也特給之意感謝、、視不受如受其人固與之不受遂掩口而歸寧相之受風致蔭官之無意趣鄉吏之太愚癡是余平生未忘云

節婦當難辨高議

節婦李氏東城良家女也年十六嫁同里黃一清十

七而寡居舅姑憐其少無子欲嫁之輒以死自誓十年守節隣里咸稱歎之夷城之風婦女不尚名節又多傑黠惡少聞有才貌早寡者則必聚徒掠之而其女亦以為無妨往往以為常獨於李氏則以其節義之高尚不敢生意郡有鰥夫韓必晟者素慕李氏之才色每睥睨於門外彷徨不能去者屢矣一日必晟與無賴數十人夜飲隣舍酒酣必晟起曰今夜取黃家婦何如衆皆搖手掉頭曰此節婦也徒取辱必無成矣必晟曰不然今日黃家盡出外只有老弱守之以吾輩劫之如猛獸之攫狡兔安所用其節哉衆不

從安彧大怒曰有違者安先擊之衆遂從之是夜三更圍其第斬門而入李氏在寢室欲逼之李氏知不免怡然笑曰吾意已決矣好事自可徐何安如是迫隘耶安彧大喜出而呼曰事已安帖無用喧擾仍即旋入則李氏不在燈亦滅矣舉火燭之則李氏在而帛横於頸矣遂慌怯越重籬而逃走其舅姑曉歸家見李氏婦自縊大驚慟意安是韓哥之所為哭官門而告之太守亦驚而憐之賜之藥已無及矣遂捉致韓安彧及同謀者韓則報營而打殺之其黨則分輕重散配之聞于朝而旌廉之